

# 不断的宴会

「今晚不是有人请吃饭吗？」我问倪匡兄。

「推掉了，宿醉未醒。」倪匡兄说。

有此等事？宿醉这两个字他从前常挂在嘴旁，已久未闻。

「喝了多少？」

「干掉半瓶。朋友拿来路易十三。我看见好酒，贪心喝了，结果醉得差点死掉，真是人家请酒，我赔命。」他摇头。

倪匡兄虽说酒量不济，甚么喝酒的配额用光云云，但是七十岁老头，还能有半瓶的量，算是厉害的了。

他休息了半天，第二晚又和朋友吃上海料理，这几天不知试了多少顿沪菜，已腻，他说到楼下的广东餐厅，一直看水厢中的鱼。

有一尾又粗又长的，倪匡兄问侍者：「那是油鱼追吗？」

「甚么油鱼追？真真实实的大花鳢！」侍者不服地瞪着他。

「大花鳢不是淡水的吗？怎么和其它海水鱼养在一个水厢里？」倪匡兄是不好欺负的。

「那是咸淡水交界的花鳢！」侍者大叫。

倪匡兄没听过，我也没听过。张敏仪看在眼里，就向餐厅认订了头尾，约好下星期一请我们一起去试试，真是有心。

「那么今天中午吃了些甚么？」我问。

「清淡一点，在倪太妹妹家里煲了一锅田鸡饭，香港的田鸡真好吃，又肥又大。」

「在菜市场买的，还是不够大，改天去『天香楼』，请他们替你买几只，他们的熏田鸡用的，像一只小鸡。」我说。

「今晚我们一齐吃吧，你有甚么好推荐？」

我知道他的口味：「就在你们住的对面，有一家吃羊的。」

倪匡兄是个羊痴，一听大乐，就那么决定。